

当我眺望父亲当年清晨跑步的身影,我觉得他在用“脚步”在“诗意”和“世俗”中挣扎,既向往诗,又留恋世俗。

留住时光

也许以“奔跑的父亲”作标题更妥帖,因为父亲是以跑步的方式进入他暮年的,并且用跑步穿越了他的暮年,直达终点。我喜欢“奔跑”这个词。“奔跑”有一种呼啸的意味,有一种奋不顾身的味道,“奔跑”不仅象征着活力,“奔跑”还是一种执拗的表现。“奔跑”也与远方的召唤有关。它还给人一种急于摆脱沉疴往事的感觉。父亲一直活得很沉重,这重来自他被往事拖得下坠而又无法脱身的绝望。

父亲是退休后从小镇搬到宜东小区后开始跑步的,那时他六十五岁。那是大地僵硬的隆冬季节,父亲凌晨四点多就起床了,他穿着我姐姐给他买的天蓝色连帽运动套装。衣服过于肥大,身材矮胖的父亲穿在身上显得臃肿不堪。他沿着小区甬道朝北,来到盐垣路边的百惠超市门口。我一直觉得这个家庭超市的老板很乖,没有取名“千家惠”。在掘城,很多商家丧心病狂地将店名取得吓人,动不动就是什么中心,比如什么“国际育儿中心”“××国际广场”。这对汉语来说,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

父亲从百家惠超市门口右拐往东,来到了东环路上。那时东环路刚修建,是掘城最宽的马路。来到东环路上的父亲朝北跑起来。江海东路与东环路相交处有座水泥桥,父亲穿过桥后继续沿着东环路跑。这时东环路改了方向,折向西北。两公里外又是一座水泥桥,它是掘城最大的桥——大东桥。刚才的水泥桥与它比简直就是小弟弟。大东桥东侧是后来从掘中路搬过去的掘港高级中

学,桥西不远处是泰山路。父亲来到泰山路后又马不停蹄往北,跑到高尔夫球场折回。从某种程度来说,这是一次长途跋涉,来回至少有十公里。凌晨四时,马路上空寂无人,只有我父亲孤独的身影,有三种声音陪伴着他:风声、脚步声和心跳声。偶尔也有卡车喇叭声。其实,卡车司机没必要按喇叭,因为父亲一直傍着路边跑。司机按喇叭,可能是出现在车灯里的穿着肥大运动套装、戴着连衣帽的父亲样子怪异,让司机害怕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——也许是五年,也许是十年——父亲一直沿着这个路线跑。我一直猜想,当他跑到高尔夫球场,可能意犹未尽,还想继续往前跑。他脑海里会跳出“远方”这个词。“远方”是个富有诗意的语词,因为“远方”充满了未知,“远方”是用来想象的,它像一块调色板,无论你用多么瑰丽的颜料,都可以涂抹它。我相信,他渴望着远方,远方在诱惑着他,呼唤着他。但他最终还是刹住脚步往回跑,说到底,他无法脱开世俗生活的羁绊。或者说,他像现实中大多数人一样,他就是世俗生活本身。于是他转过身来,一脚踏进了弥漫着烟火气的世俗生活。现在,当我眺望父亲当年清晨跑步的身影,我觉得他是在用“脚步”在“诗意”和“世俗”中挣扎,既向往诗,又留恋世俗。父亲的“挣扎”何其漫长,从六十五岁开始到九十四岁结束,父亲一直在“挣扎”着。

我这样想象:当父亲跑到高尔夫球场时,突然想到今天是换煤气罐的日子(煤气罐是世俗生活的象征)。煤气快用完了,他要赶回去处理这桩很重要的事。送煤气的师傅习惯起早,他要在送煤气师傅到达小区之前赶到家。你常常会在掘城街头看到送煤气师傅,当然,你也可以称他们为“煤气罐搬运工”。他们骑着一辆“幸福250”型摩托

奔跑的父亲

□刘剑波

车,后座两侧挂着四只煤气罐,还有一只横在上面,轰隆隆地穿梭于大街小巷。它是喧嚣市声的一种,也是最生动感人的声音。我的手机通讯录里还保存着“煤气罐搬运工”陈爱兵的名字,虽然早就不再使用煤气罐了,但我永远不会删除他。我怀念他送煤气罐的日子,总是首先听到楼下“咚”的一声响,那是煤气罐被从摩托车上拎下来,与地面撞击的声音。它是日子交响曲中最强有力的音符。我感觉到整幢楼都激动得战栗起来。它让人踏实和充盈。我想,父亲也会感同身受,也会对那声“咚”喜出望外。他折身返回,多半是为了倾听那个激动人心的音符。父亲急着赶回,还因为他想念他的孙子了。远远,他在心里念叨了一声。当然,他念叨的是“元元”,yuan的第二声。父亲当过兵,他最初加入的部队是如东警卫二团三营八连,时间是1945年7月。好像,那个年代当过兵的人口音都是南腔北调的。一想到小孙子可爱的模样,父亲便情不能抑,加快了往回走的步伐——这是隔代亲的情感所赋予的力量。

父亲不仅早晨跑,午后还要按同样的路线跑一趟,两者相加就是二十公里,简直就是马拉松。父亲渐渐为人们所熟知,甚至声名远播,都知道宜东有个很厉害的“刘先生”。掘城的一帮老头甚至跟着我父亲一起跑步,但他们勉强撑到大东桥就再也跑不动了。父亲跨过九十大关后有了认知障碍,逐渐变得恍惚起来,却一天都未停下脚步。我固执地认为,父亲每天的跑步与“远方”并无干系。作为一名曾经戎马倥偬的军人,父亲开始追赶他想象中的部队了。我喜欢我这个别出心裁的想法。这个想法何其美丽与浪漫。那时,我经常寻找走失的父亲。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。我每天都在焦虑地等待我母亲“你爸爸又走丢了”的电话。后来弟弟给父亲买了定位手

表,我才大大松了口气。这时的父亲仍然跑得很远,他早就不去高尔夫球场了,他见路就跑。路成了绳索,将他往远处拽。按照定位手表指出的方向,我能顺利地找到父亲。有一天下午,九十一岁的父亲跑到大豫去了,那儿离掘城15公里。我开车过去,一下就发现了他。他正手足无措地在马路上兜圈子。在一个寒冷的晚上,父亲跑到十六公里外的马塘去了。我和妻子开车去寻,我从车灯里看到他急行军般往前赶。那一刻我是多么感激定位手表,我很想向瑞典皇家学院建议,这种手表的发明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奖。

但定位手表也不是万能的。有天晚上父亲跑到二十多公里以外的二窎去了,那是通州地界。父亲置身的那片田野, GPS定位系统只能标出个大概,而且父亲一直在移动。找寻无果后,我求助于110。接线员要我先向如东110报警,这显然是推诿了。我开了车子的大灯,无边无际的豌豆花如紫色潮水向我涌来。我就在这片潮水中来来回回网式寻觅。最后,父亲的身影终于映现于灯光中。父亲手里还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方便袋,里面装着从路边货车买的廉价苹果。敢情他一直拎着沉重的苹果,跑了如许远。我内心一阵酸楚。回来的路上,父亲一直沉默,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是的,这永远是个谜了。我突然觉得,父亲并非在追赶他的部队。困在时间里的父亲,是在找他的出口啊。父亲辞世前的那一年,因为膝盖受损,只能蹒跚了。可是,你能说他不在跑步吗?在我看来,并非跑得快就是所谓的“跑步”。“跑步”其实是一种姿态,是一种“挣脱”的身姿。父亲总是在江海东路菜市场踟蹰,现在我每次去那儿买菜,还能看到他奋力向前的样子——父亲从来就没有离开我,这个想法有力地安慰了我。



我的野蛮女友



那一刻,她是多么温柔娴静啊,音符像月光洒满了诗意。这个镜头至今让我心动,就像牵牛说的那样,女孩最漂亮的时候,是弹钢琴的时候。而钢琴版的卡农,更是将浪漫诠释到了极致。

缠绵的卡农

□南西

第一次关注卡农,是二十年前看韩国电影《我的野蛮女友》。影片中的野蛮女友宋明熙,是个十足的女汉子。每遇不平之事,就会大声去理论,甚至挥起拳头来揍人。牵牛第一次与她邂逅,就毫无浪漫感可言。在地铁上宋明熙就语出惊人,喝得醉醺醺的她大言不惭地不自觉给老人让座的人,又吸向另一名男乘客,吐完之后就软趴趴地倒了下来。善良的牵牛上前接住她,背着她到旅馆投宿,但好心未必有好报,牵牛正在洗澡时就被冲进来的警察带走了。第二天,她约牵牛出来,盈口一番后,她再次喝醉,牵牛只好再次带她回旅馆过夜……

谁也想不到,就是这两个萍水相逢、不打不相识、开端故事并不美好的两个人,后来竟然约会了。虽然女汉子很霸道很任性,但她长得很美很正,当她用那张可爱的面孔对着牵牛笑时,牵牛就忍不住心软,心甘情愿地被她折磨,因为女汉子也有女神的一面,尤其在她和牵牛认识100天的纪念日上,她是那么明艳动人,让人着迷。她穿着一件湖蓝色的上衣,藏蓝色的裙子,长发垂肩,坐在一架黑色三角钢琴前,弹奏起帕赫贝尔的《D大调卡农》(Canon in D)。那一刻,她是多么温柔娴静啊,音符像月光洒满了诗意。这个镜头至今让我心动,就像牵牛说的那样,女孩最漂亮的时候,是弹钢琴的时候。而钢琴版的卡农,更是将浪漫诠释到了极致。

宋明熙之所以选择弹奏《D大调卡农》,乃因这首曲子是牵牛最喜欢听的歌。穿过女子大学女学生的目光,牵牛手持一朵红玫瑰,走上舞台,送给了明熙。一支卡农,见证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。

卡农,原意是“规律”,运用到音乐方面,是指一种谱曲技法。从头到尾八个音符,一个声部的曲调自始至终追随着另一个声部,直到最后一个音符,融合在一起,自此不再分离。就如同一对深爱的情侣,生死相随,永世不分。

也许,导演郭在容正是被卡农的缠绵感动了吧。后来,他又执导了一部爱情片《假如爱有天意》。影片开头,再度引用了《D大调卡农》。河边,绿树,黄昏,芦苇,远山,夕阳。这次,他选择的是三把提琴的演绎版。大提琴的感伤,中提琴的厚重,小提琴的悠远,连绵起伏的旋律,循环往复的渲染,弥漫出如烟似雾的情愫,展开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恋情故事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。初恋的情感清澈纯净,像潺潺的溪水,“当阳光照在海面上,我思念你,当朦胧月色洒在泉水里,我思念你。张开耳朵,当你能听到你的心跳,你爱的人也正在爱你;闭上眼睛,当你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,你爱的人也正在爱你。”美好的开端,曲折的过程,遗憾的结尾。彼此倾心的吴俊河和宋珠喜,因为门不当户不对,两人最终被迫分开,虐心的情节令人深深心痛而感到惋惜,眼泪情不自禁流下,我在卡农的缠绵里听出了丝丝缕缕的忧伤。

《D大调卡农》创作于十七世纪,是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也是所有卡农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首。有关这支曲子,有很多传说,最感人的则是以下这个。也许这个传说也是煽情编纂出来的,可是如果能让我们心动并感受到爱情的纯挚和美好,又有何不可呢?

据说帕赫贝尔十几岁时,曾从德国流浪到英国,被一个琴师收养,学会了弹钢琴。镇上有个姑娘名叫芭芭拉,一次经过教堂前,听到帕赫贝尔的钢琴声,不可自抑地爱上了他。为了能接近心中的爱人,芭芭拉对帕赫贝尔说她很热爱音乐,希望能当他的学生。帕赫贝尔接收了她。但芭芭拉只是为了接近他,并没有好好练习,结果被帕赫贝尔严厉批评了。姑娘很羞愧,自此奋力练习,当她终于在比赛中得奖想向老师报喜时,却得到老师已奔赴战场的消息。芭芭拉整整等待了三年,等来的却是帕赫贝尔阵亡的噩耗。姑娘悲痛万分,割腕自杀了。阴差阳错的是,帕赫贝尔并没有死,在芭芭拉自杀后的一个月,他带着一首歌回到镇上,准备向芭芭拉求婚,因为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早已爱上了芭芭拉。然而,他再也见不到芭芭拉了。悲伤的帕赫贝尔噙着热泪,坐在钢琴前,弹起了这首为芭芭拉而写的《D大调卡农》。情深意切的旋律,触动了听者的心房,乃至三百多年过去了,这首曲子依然萦绕回旋在人们的耳畔。

除了韩国导演郭在容,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导演同样引用了卡农作为影片的背景音乐,比如1980年的美国电影《普通人》,开篇即是一群唱诗班的学生,以哼唱的形式,唱出了卡农圣洁的味道,足见人们对这首曲子有多么喜爱。

很多演奏家弹奏过卡农,留下钢琴、小提琴、萨克斯、长笛、古筝、管风琴等上千个版本。很多乐迷也纷纷录制了属于自己的“个性卡农”,摇滚版、RAP版、踢踏舞版、探戈版、交际舞版。中国歌手谭维维的歌曲《如果有来生》,其间奏部分也采用了《D大调卡农》……可以说,只要听过卡农的歌就没有不被它吸引的。在我《我的野蛮女友》里,牵牛对宋明熙说,他最喜欢听的是乔治·温斯顿演奏的钢琴版卡农,这版卡农我也很喜欢,它温暖浪漫,如同从窗外斜照进来的一缕温润的阳光。乔治·温斯顿,是美国作曲家兼钢琴家,新世纪音乐界中的代表性人物,他最为人所知的即是是他改编的钢琴曲《帕赫贝尔的卡农变奏曲》。

事实上,我也听了不少其他版本的卡农,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乔治·温斯顿的钢琴版本,还有合唱版的《卡农·天籁童声》。一群穿着白色衣裳如初雪般美好的孩子们,一尘不染,纯洁真挚,清澈的童声更加衬托出卡农的至善至美。其实,哪有什么不好听的卡农版本呢?只要是卡农,每一种版本,都悦耳耐听;只要是卡农,每一次聆听,都感人肺腑。这实在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曲子,它的声音飘落在每一个需要感动的地方。



晨曦 吴有涛摄

内心世界的阴晴雨雪,若能提醒自己以旁观者的视角观望与审视,也就能借此方式将消极情绪从内心剥离开来,将情绪移至心的对面,成为西岭的雪、东吴的船、前川的瀑布。

所谓平常心,便在这等平常处

□江徐

疏朗起来。

身穿白T恤的男孩蹲在路边,剥一粒掉落在地的果子。而我恰好兴致很高,走上前搭讪着问了一句,这果子能吃吗,也辨不清这一句究竟是疑问还是反问。他仰起脸,一张阳光的笑脸,回应道,应该,不能吃吧。其实我只是随口一问,答案一点都不重要,就像随手从枝头摘下一片树叶轻轻一嗅,才不会想到解它的纲目科属。继续走,想着这样一段萍水相逢的缘分从盛开到凋谢,非常清浅,犹如山坡上一朵不起眼的野花。花即缘,一切花即一切缘。花要开,谁能阻挡?花若谢,谁又能挽留?人人喜欢说“随缘”,有几人真能随缘而遇,随缘而止,来来去去不恋亦不执?

走在路上的人们的相遇,都是萍水相逢的缘分。那天打车时从窗外闪过一路名:萍水路,为此莞尔。倒是很想信一信,掩耳盗铃的做法到底成不了真正的信仰。即便如此,每到一块地方,第一时间还是会去寻找古寺,除了可能蕴含的古代诗文的韵味,说不清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引诱着,安慰着,洁净着我,一次次踏进不同的山门。想去净慈寺,是因为杨万里那首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。

同行的朋友听到我“缺少激情”的感叹后安慰我说:“这是年龄不同了,开始变得思虑深沉的缘故。”如果真如其所说,那么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。深沉的思索,可以视之为人文之激情达到了高级阶段的自然反应,是激情的另一种形式。但如果真的是缺少激情,把寻找艺术创作的兴感和源泉、激发思考的采风活动看作是无关痛痒、走马看花式的观光,则意味着创造力正在消退,心灵开始变得麻木。因此,如何重新唤起采风者内心的激情,是一个值得活动组织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,且须从主因(采风者个人因素)及外缘(外部环境等)两个方面同时加以考虑。

剥离开来,将情绪移至心的对面,成为西岭的雪、东吴的船、前川的瀑布。如此,情绪便成为与自身无关的存在。

秋阳滟滟,蓝花草开在虎跑路边,古钟式路灯的影子印在路面,花影疏疏,钟影深深,都像是毛笔画上去的,或轻描两笔,或浓墨一泼。路人的车轮碾过钟影,也碾过秋阳的刀光与生命依存的尘梦。林林总总,凡是为过去风景,回想起来总像是发生在梦中,梦中梦中。

听着秋雨入眠,梦也被洇染几分湿意。梦里也在落雨,翻建之前的老屋,窗户栏杆刷成天蓝色。我和外婆坐在床沿,呆呆望着窗外的雨,雨水淋漓,有两三片瓦像书页一样在风雨中一掀一掀。这样的风,这样的雨,真让人担心瓦片随时可能掉落下来。东面墙壁中间的位置,最上端,有一扇小小的百叶窗,被一把白色羽毛扇遮蔽。也许年代久远的缘故,羽毛从扇骨上松脱,又以慢镜头似的速度飘落下来,一根,一根地,那些白色的,微微泛黄的羽毛。随后百叶窗上呈现一个白色包裹,春卷般大小。外婆幽幽言语,这是你娘留下的。里面是什么呢?我没有打开查看。

这就是梦。梦总是这样促狭又意味深长,若有似无地藏着生命的奥秘。种种给人以安慰的事物,做人应有的豁达,被净慈寺内两句佛偈记取:“踢去夕阳喝来明月,试问南北峰顶,毕竟有甚来去。”凡有所相,都有盛开,亦有凋谢。

细思量,万相背后的那个你我,既无所来去,又有什么盛开与凋谢。

坐看苍台

黄昏到来时,雨也迷迷蒙蒙地下起来。举头凝望路灯下的雨丝,繁密好似箭矢,温柔的箭矢,射进路人心头。心头的情事盛开又凋零,弥漫起莫名的温柔的哀愁。夜雨下得很认真,像是谁在熬一锅粥,耐心得很。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。每逢秋夜落雨,都会默念王摩诘这两句。滨海小城,窗外无山,亦无山果落,别处的山水,山间落叶萧萧,山溪水流涓涓,都在旅人心底。山月不知心底事,山意总比人意好。

那日秋高气爽,我从西湖边一个叫四眼井的山坡上下来,步行去净慈寺。并非去烧香拜佛,因为不信那一套。倒是很想信一信,掩耳盗铃的做法到底成不了真正的信仰。即便如此,每到一块地方,第一时间还是会去寻找古寺,除了可能蕴含的古代诗文的韵味,说不清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引诱着,安慰着,洁净着我,一次次踏进不同的山门。想去净慈寺,是因为杨万里那首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。

从四眼井走过去净慈寺的路叫虎跑路,两侧是山坡,坡上高树林立,郁郁葱葱。没有风,阳光正好,慢慢走过去,一路绿意逶迤,可爱深绿爱浅绿。路灯制成古钟式样——附近有李叔同出家的虎跑寺。不必设定目的地,就在这样的路上走一走,被琐事与哀乐久坠的心也会